灼艾集

灼艾集序

鹿園先生好著書所著有讀學庸畧語孟畧有讀老子贅言玩鹿亭稿諸集而尤精於內典譚性命而窮要紗出玄入微遠則伯仲道州河南近則頡頏餘姚增城使見于三事六卿之間將必有道德佐

人主之効乃以世爵至兩總漕政拜都督稱名臣其見之漕河疏析國家利病至今心計之臣不能外其遺構風畫碩先生善病病輙休則又時時手一編漁執獵稗取瑜弃瑕久而成集題之曰灼艾薦紳學士尤喜讀其書至紙敝墨渝久而浸蝕不可讀會其家孫

邦孚叅浙西戎事次第刻其集為名山之藏者別有序并刻是書寓書于予請序之余惟名碩之所見于世者二大之流鴻樹駿為社稷不朽之稱則主宜一世之文章而黙其思次之則揔統道德性命之譚皇王經濟之術成一家言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黙其勞即所稱結撰之家

述而不作則又靡金屑玉錯繡綴錦自
命焜燿以爲麗而履虛蹈險徼幽語怪
瑰瑣翦字者至不可解以爲奇揔無關
于世教而或者宗本六埶臚列古之仁
聖賢人以比于盤盂箴砭者又使人讀
不能竟卒以嚴去若是者何盖皆以書
集者也非能集書者也惟先生之學粹

然一本于自得其見之實政實事者既以稱不朽矣而退休之年老無廢日吟誦披閱之暇乃出是集用物雖弘取材甚精若堪輿氏覽天下山川陸海之形方里堂坊指點尺寸之真無不孕靈毓奇又若尚方之工聚金集鏐盤匜釦鏤敗鬲壞壘鎔以陰陽之炭鞴以天地之

治入靡不有而出靡不精一一肖物之形而光彩煥發見新而愈故故今讀先生是集者若挹先生之鬚眉于座上也蓋其御物不疑若宋廣平節嗇淡泊若仇泰然極飢濟荒若范文正急流勇退若韓忠武居洛著書若司馬端明超生死筏如劉元城生平之質行誠心若自

肖其貌而筆之書語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乎勲名文章可謂兼之矣有其文武矣後之讀是集者無以非先生之結撰而不足以見先生也爲序之

萬曆辛丑秋日前進士天官尚書郎

武林錢養廉書於貽清堂

灼艾集目錄

卷一

灼艾集目錄終

灼艾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註
孫邦孚重梓

唐語林

玄宗時重午日勑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附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附其家必遺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恥受人欺者着眼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

律曰能以尾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疋

陸少保守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煑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韋卅少在洛陽嘗騎驢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濵廼魚者網得大黿縶之橋柱卅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卅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于水徒步而歸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滎陽人郭橫率有力者每鄉為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

劉玄佐貴為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曰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惄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

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迺令人潛度廣狹以麁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想見如何

捫虱新話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詆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安自標致擬倫勝己疾惡太

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過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隨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子亦有之疑最甚者俛易辨急過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疑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邺怨怒直語自信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邺怨咎臧否品藻不揜人過交

淺言深戲詭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踈闊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與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卒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思慮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為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强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予又嘗愛吳處厚雜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未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
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
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住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
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
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
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
六也得人物妬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
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
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
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

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福禍相抑蓋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為累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十六善自飾其明

鶴林玉露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予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議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郤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于禹者可以不勤

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文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廼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于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粃糠借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廼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廼甘心促壽愈疾以從所謂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耶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膻鱻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耶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深贄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廼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菜水心曰國初宰相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

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温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扎諺云吃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廼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脊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子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

峻絶○

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擕日月若促裝者乎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擕家唯弊篋一擕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撑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絶窒寺悉無所畏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同一醉也尚何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于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雖遺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
兮之美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
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
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知百姓何愁無飯吃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
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
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後世惟諸葛武侯
有伊尹風味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
不別治生以長寸尺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帛庫有
餘財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
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
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
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
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絕來左右
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
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生心事暴白

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絶無而僅有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廼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

膽量何等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者則安敢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于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劒客之流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淛西迺縱民競渡

賑濟妙法推類可為

興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迺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剥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郡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于富饒之家散之于

貪饕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竊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予亟欲禁之爭

啓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乗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嘗謔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亟自求押到何也

慶曆中刼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

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横于胸中則黏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乎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

心必先求吾心廼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皇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丹書放勳三墳皆書也豈得謂無書耶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廼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看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胷中也耶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斬斬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俵吏胥工匠皆有羸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褊陋之小人

涑水迂書 司馬温公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

然後鳴鏗訇鏜鞈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迂夫病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為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

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雨晦而暵燭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趨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迂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羡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使知所未得盡已得所苦則庶幾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龍舒子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

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于數況于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節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婬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

可警人幾
分哉云善
惡亦空柰
何

元先節嗜慾若能節嗜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乎喜

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齊東埜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絶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㸌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

見趣信爭非常之才也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為短斲大為小畧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覩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摸枋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内勅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勑也大哉王言豈區區靳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趍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

債家須知

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和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于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愳聽命既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間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鄉郎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郎者萍洲可談者遂

為吾鄉名族馬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午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遥拜以諸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别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羅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懸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贈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者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遂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棚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

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桃之子樵樵詡之子鑄鎰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平江記事

吳人自相呼為獃子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獃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獃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来蓋以吳人多獃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獃目之不亦宜乎

徐孝祥居吴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對石自然幽勝有田數畝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對根一坎𢮦陷諦視之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廼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値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廼啟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廼已女將適人惟制布遣之而於篋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

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尚論編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沖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

奇絕那得不敬

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司馬温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于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李僑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乃称當桂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盡一往見之傴曰我若昔
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以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
焉能隨羣逐隊趋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
之不行命也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
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
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
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漫叟拾遺

天寶戊午中元予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于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予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予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賊于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于僕圉丐

痛哉言乎

性命於臣妾卑宗廟而不恥卑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罌倚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于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迹與人同亦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罌杖隨我低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遊似丐者之無恥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于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爲丐論以補時規

抑矣

元子嘗問命于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乎

心平心不如忘情嗒白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榦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擾而成札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貧若賤烏可強札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主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趨貪猶紛急之風以至于

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惕慼者愚愚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覬授憂求而已予不前乎

南溪詩話

老杜詩當爲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與王廉與鐘儀同盡隨丘壠顧闕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富貴于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歲猶費萬苦免置華宅售技妻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許丈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圖詩云費金用

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躊此二詩使人淒然感

不足為比

文正公[illegible]錢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皆給治巨舟遣老行校與往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illegible] 沱拓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

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軼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桒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桒下納凉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也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自

八拔葵如何

老莊化身

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田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安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

官屬閒話輙還及此不覺肅然捐忘煩勞
知道者爲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
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
進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
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説後移鄧州是時范文
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
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
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
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
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歴

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迺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全唐詩話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匆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
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
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
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
之首無捍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
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
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顏魯公為臨川内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
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

荆釵任意撩新髻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熙顔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廪既虛豈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棄之後無棄其夫者

周朴唐末詩人寓于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外食朴亦携巾盂廁諸僧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

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自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後黄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上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讀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此輩豈知民隱者耶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

下一禾半去之為惡草亦此意也又詠田家詩云又
耕原上田又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
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
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李紳憫農詩曰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為鄉相果如其言

王子年拾遺記

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于僊

遣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氷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廼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僊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于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廻日月其可得乎昭王廼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

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悉云祿薄
應知此意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荊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省心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炭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益矣。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于綴緝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寳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桒者少而衣

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虞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爲己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之謂巴西不亦可乎

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因話錄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千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

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盧遂罷選持其金鬻于楊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孫買田宅兼為創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于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旣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

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推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若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宫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舘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徼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倜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啟之邪其後世為治者

引而懺之耶

有請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趋公處其間曾不嫌耻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世之朱紫遠矣

吳禮部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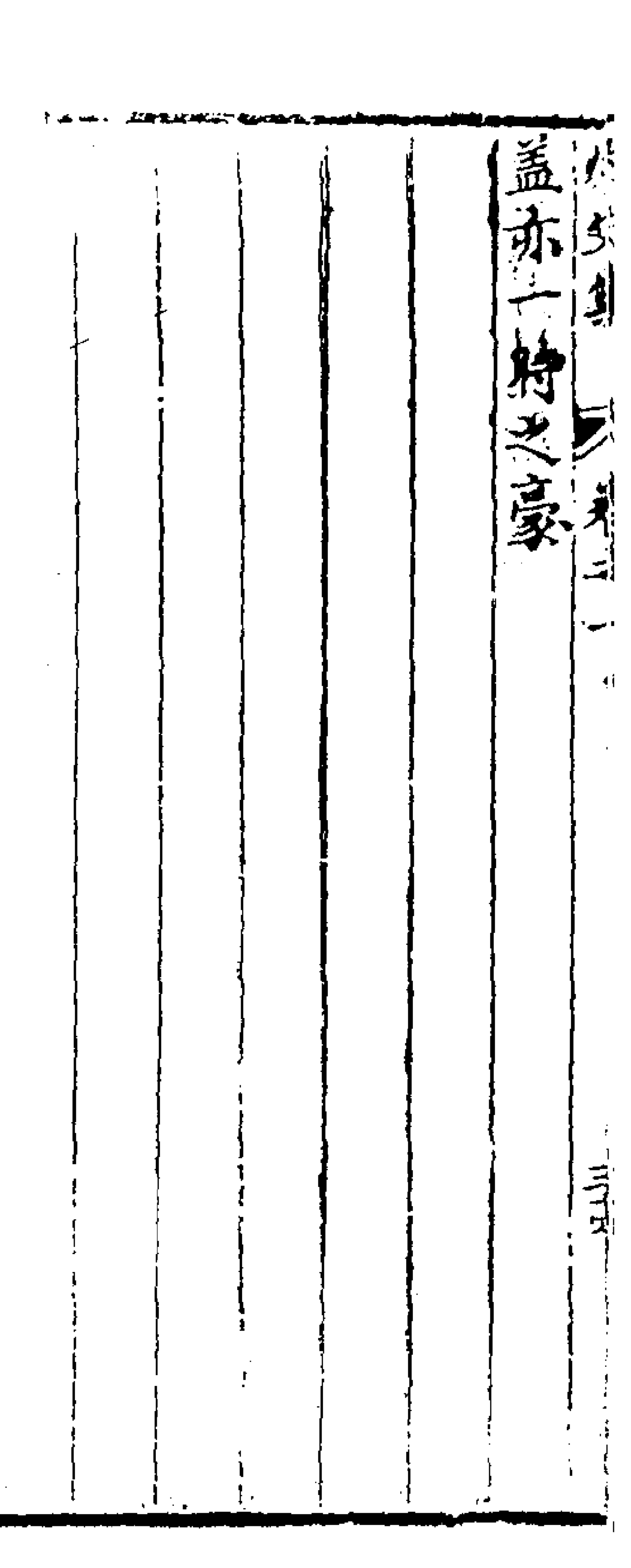
楊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只自哦餘地不妨添药本敎教

啼鳥往來多黏頸詩云黏頸石磴尖盤梯驕晴龍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樂不須安意要華茸有道之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窓草不去意同後一首還竿非韻不必論

王相元章魯齋從弟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年年祗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于介翁和之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陵遲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皆規諷感慨之言也

范浚茂明雜興詩云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

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資自詩爾豈求之他心焉有餘師柰彼自棄何又飢人嗜敗肉渴人甘腐漿一為飢渴害飲食俱失常况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詖有心蔵見如朱子且有不知從誰學之之嘆愚孩其文大槩有得于孟子為多二詩亦祖孟子意杜叔高赫龍川謂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有江陰懷古四首其一曰天地有大綱程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懦返忠朴周勃宜少文敘黠信無學鯀然社稷臣漢脉終有托微臣有楊椎百鮮幾新作男兒無英標焉用讀書傳所見卓然



盖亦一時之豪